

记者 李静 王开智 冯沛然
张琪 杨凡 报道

特殊的“传家宝”

于树良的家中，藏着一件“传家宝”——一颗80多年前的石雷。灰色的石头上，布满深浅不一的刻痕，那是当年凿石、装药留下的印记。“这是我爷爷于化虎亲手造的。”于树良摩挲着石雷，语气里带着敬畏。他说的于化虎，正是电影《地雷战》中“赵虎”的原型之一。

1940年2月，日寇的铁蹄踏进海阳，在行村等地建起据点。他们沿着青威公路扫荡，所到之处，房屋被烧，粮食被抢，百姓流离失所。赵疃、文山后、小滩等村庄因紧邻公路，成了日寇骚扰的重灾区，也成了反抗最激烈的前沿。

“鬼子悬赏一万大洋要我的头，我就送他们‘铁西瓜’。”这是于化虎常挂在嘴边的话，于树良从小听到大。1941年，于化虎加入民兵组织。1942年，海阳成立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统一训练民兵。于化虎在这时真正摸到了地雷战术的门道。于化虎、赵守福等人带着村民试验：用石头凿空当外壳，用“一硝二磺三木炭”的土法配炸药，再用麻线做引信，由此发明了石雷。

“那时候没有手电筒，爷爷他们就靠月光辨路；没有工具，就用手刨土埋雷。”于树良记得，爷爷总说，“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30多种地雷“开花”

如今的赵疃村、文山后村的墙上，仍然能找到当年战争的痕迹。

海阳多丘陵，漫山遍野的石头，曾是庄稼人耕种的阻碍，却在抗战时成了最好的“武器库”。于树良说，“石头为制作地雷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原材料。”男子凿石，女人碾药，孩童放哨，成了当时抗战常见的场景。

民兵们把漫山遍野的石头变成了四处开花的地雷。谈起地雷，于树良如数家珍。敌人走大路，就在路面埋“踏雷”；敌人怕大路走小路，就在草丛里埋“绊雷”；敌人拆雷时，就做“子母雷”，外面的雷一拆，里面的雷立刻炸响；敌人蹚水过河，就做“水雷”，引线拴在岸边的芦苇上，一碰就炸。

史料里记载着这样一组数据：赵守福一人就炸死炸伤敌人183名，日军曾四处张贴布告，“活捉赵守福者赏洋一万元，割他的头者赏洋五千”；于化虎毙伤俘敌171名，许世友将军曾说他“像老虎一样，把敌人吓得魂飞魄散”。

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海阳民兵在赵守福、于化虎、孙玉敏等人带领下，以“地雷”为武器，和敌人斗智斗勇。当田间地头的石头都成了武器，海阳的土地便长出了最坚硬的铠甲。

村村造地雷，户户有地雷



海阳的山石里，藏着民族的风骨。

这座浸润着英雄气的城市，是地雷战的故乡。80年后的今天，记者踏访海阳赵疃村、文山后村、西小滩村，寻访那段用智慧与勇气写就的历史。那些沉默的山石，记得80年前的烽火，更记得这段抗战传奇的每一个身影。

西小滩村的广场上，立着一块“地雷战”的石碑。旁边的名单里，“孙纯秀”三个字已经有些模糊——这位老人去年刚刚离世，如今，地雷战亲历者已寥寥无几。

孙永云翻出父亲孙纯秀留下的老照片。“父亲14岁参加儿童团，站岗放哨送情报；17岁加入民兵，跟着队伍埋雷炸鬼子。”

西小滩村距日伪据点只有5里地，是敌人扫荡、抢粮的必经之路。1943年秋天至1944年春天，孙纯秀所在的五人民兵小组利用地雷多次炸敌和破坏敌人交通，共炸死炸伤日伪军近40名。

这样的故事，在海阳的每个村庄都能听到。当时的海阳，形成了“村村会造雷，户户有地雷”的局面。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成了抗战的力量。

1944年，赵疃村保卫战中，300多日军被几十个民兵打得落荒而逃。这场战斗后，海阳民兵的名声传遍胶东。他们组成“远征爆炸队”，带着地雷技术支持周边地区。

据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海阳民兵共进行大小战斗2000余次。赵疃、文山后、小滩三个村被评为“特级模范爆炸村”，赵守福、于化虎、孙玉敏等被评为国家级民兵英雄，海阳则被授予“战斗模范县”的称号。

80年后的山石依然滚烫

朱吴镇的山谷里，爆炸声不时响起。这里是当年电影《地雷战》的取景地，如今成了地雷战景区。每天，大型实景剧《地雷战》都在这里上演。20岁的陈志强，扮演赵守福和于化虎。陈志强说，“每次演出的时候，就像穿越到了当年的抗战年代。”

为了扮演孙玉敏，卢柳月留着乌黑的长辫子。“孙玉敏很勇敢，能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主动站出来保护家乡，让我很震撼。”景区里的演员，很多是当地村民。他们演这部剧，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海阳的石头里藏着怎样的故事。

海阳地雷战纪念馆里，摆着一方磨盘。地雷战纪念馆馆长陈同英介绍：“这是当年文山后村碾药的磨盘，上面的纹路，是日复一日推着碾子磨出来的。”在她看来，地雷战的意义，远不止一颗地雷。“它证明了，当人民被动员起来，哪怕只有石头和血肉，也能筑起长城。”陈同英说，“海阳地雷战挫败了日伪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巩固了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果，是中华民族不畏强敌、团结抗战的光辉典范，也是敌后抗战的一颗明珠。”

山河无言，却镌刻着烽火年轮；岁月流转，仍铭记着英雄坐标。80年风雨洗去了硝烟，却洗不掉石头上的滚烫。于树良感慨，“没有先辈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作为后人，不能忘记这段历史，要继承光荣传统，把他们的精神发扬下去，传承下去。”

潍县集中营幸存侨民及侨民后代再回潍坊 横跨大洋再相聚，一根手杖延续和平之情

吴昊 马小杰 潍坊报道

8月17日，“二战期间亚洲集中营的历史、记忆与文化遗产”学术交流活动在潍坊市拉开帷幕。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于此，以“聚力促和平 携手向未来”为主题展开学术交流，潍县集中营幸存侨民及侨民亲属同步开展座谈会，11位潍县集中营幸存侨民及侨民后代因此来到潍坊。潍县集中营，这个80年前曾关押囚禁他们及家人的牢笼，如今早已脱胎换骨，变成了一座象征和平与友谊的博物馆。

“1943年春天至1945年8月集中营解放期间，我和父母一同被关押在潍县集中营……集中营解放时我年仅三岁，因年纪太小，对那段经历鲜有个人记忆……勇敢的中国人愿用食物交换被关押者携带的物品……我认为，我的家族是中外深厚友谊的

缩影：我儿子对中国近代史产生浓厚兴趣，更与潍坊建立了特殊纽带；弟弟曾任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的两个儿子至今定居香港……我们见证了潍坊城市的巨变，尤其感动于当地拓展国际友城关系的努力……”83岁的潍县集中营幸存侨民查理·斯坦利分享了集中营被关押者的经历、囚禁生活对他们的影响，以及潍县集中营那段特殊历史对促进中外和平友好关系的意义。

查理·斯坦利还见到了80年前在集中营帮助过侨民的潍县人后代韩崇滨、刘素桂，几位老人在翻译的帮助下展开了亲切交流，他们的手紧紧相握，这一刻，他们像父辈当时一样，跨越国际与语言的障碍，因友善和真诚而聚集在一起。韩崇滨还将女儿亲手做的红木嵌银手杖送给查理·斯坦利，以此祝愿查理·斯坦利健康、长寿。韩崇滨说，潍坊红木嵌银髹漆技艺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这根手杖上有100个“寿”字，分别是用不同的写法写的。

潍县集中营幸存侨民后代凯里·安妮·沃特利和达雷尔·考拉姆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他们的祖父、祖母、姑姑和父亲都曾被关押在潍县集中营。据达雷尔·考拉姆说，他还有个叔叔叫爱德华，是在潍县集中营出生的，由于条件艰苦，爱德华叔叔出生没多久就去世了，这对他们全家来说都很悲痛。与其他侨民后代不同，达雷尔·考拉姆的祖母是中国人，因为深受祖母影响，他们全家的饮食习惯与节庆习惯都跟中国非常相似。这次考拉姆家族全家8口人不远万里从英国来到中国，不仅是来参加这一场以“和平”为主题的文化交流活动，也是想看看祖母一直牵挂与热爱的故乡。

在学术交流会上，来自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库兹敦大学、日本东北大学、韩国首尔大学等的国内外学者围绕“二战期间亚洲集中营历史、记忆与文化遗产”进行了学术讨论。同一时间，潍县集中营幸存侨民及侨民亲属围绕“战争与和平：历史的记忆与现实的启示”主题开展座谈，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和故事。

不同国家、不同身份的人们因对和平文化的共同交流与探索而在潍坊相聚，让潍坊再次以焕然一新的形式生动诠释了自己作为国际和平城市的意义，潍县集中营的“苦难遗产”在这一刻被人性的光芒覆盖，真诚的握手与拥抱将成为这一代人心永恒的记忆。八十年很长，长到无数亲历者的故事都逐渐随时光淡化；八十年也很短，短到不过这一刻中外和平友人心与心的距离。